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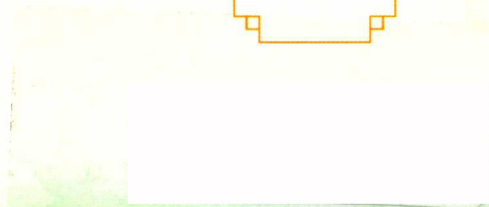
终极
珍藏版

东边日出西边雨
道是无晴却有晴

天衣有风
著

凤囚凰

第三卷



凤囚凰

天衣有风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凤囚凰/天衣有风著.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6.4

ISBN 978-7-5411-4271-0

I. ①凤… II. ①天…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44528号

Feng qiu huang

凤囚凰

天衣有风 著

责任编辑 孙学良
特约监制 柯 伟
特约策划 夏 懿
特约编辑 董立君
封面绘图 ENO
封面设计 80零·小贾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排 版 北京东安嘉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66mm × 235mm 1/16
印 张 53 字数 1110千字
版 次 2016年4月第一版 印次 2016年4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4271-0
定 价 88.00元 (全三册)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028-86259301

第三卷

东边日出西边雨 道是无晴却有晴

第一百零一章	夜来竹林堂	002		
第一百零二章	漏网的大鱼	008		
第一百零三章	一梦今日醒	015		
第一百零四章	雪中香如故	019		
第一百零五章	愿终有一日	026		
第一百零六章	往事休相问	033		
第一百零七章	无心我便休	040		
第一百零八章	殊途而同归	046		
第一百零九章	谁操黑白子	049		
第一百十章	寂然不寂然	055		
第一百十一章	白马寺见闻	060	第一百一十三章	风水轮流转 071
第一百十二章	幽人独往来	066	第一百一十四章	不安全之地 077
			第一百一十五章	轻风拂山冈 082
			第一百一十六章	时间足够爱 087
			第一百一十七章	春风知我意 091
			第一百一十八章	对影成双人 097
			第一百一十九章	一手遮洛阳 103
			第一百二十章	似是故人来 108
			第一百二十一章	一别有经年 113
			第一百二十二章	谁是谁的谁 119
			第一百二十三章	真假观沧海 124
			第一百二十四章	江面起杀机 130

第一百二十五章	一夜听春雨	135
第一百二十六章	劫色不劫财	140
第一百二十七章	两地朝天子	145
第一百二十八章	何日再相逢	151
第一百二十九章	离心而同居	157
第一百三十章	谁在股掌中	163
第一百三十一章	惊风飘白日	169
第一百三十二章	司马昭之心	172
第一百三十三章	离声断人肠	178
第一百三十四章	吹响的号角	183
第一百三十五章	倒戈的盾牌	189
第一百三十六章	怎么阻止他	195
第一百三十七章	红豆生南国	200
第一百三十八章	此物最相思	206
	第一百三十九章 凤何以囚凰	211
	第一百四十章 血泪复交加	216
	第一百四十一章 天地之悠悠	219
	第一百四十二章 春闺梦里人	226
	第一百四十三章 很好很好的	229
	第一百四十四章 不如从此去	237
	第一百四十五章 此时难为情	241
	第一百四十六章 冲动是魔鬼	247
	第一百四十七章 凤终以囚凰	253
	尾声 睁开眼时，看到的人……	256
	番外之一 谁在谁的罗网	258
	番外之二 这其实是一篇说明书	261
	番外之三 从来都是我一个人的独角戏	265

第三卷

东边日出西边雨
道是无晴却有晴

终极珍藏版

第一百零一章 夜来竹林堂

楚玉起初穿越到这里时，感觉山阴公主的生活十分奢华。但楚玉自己很不习惯那样，除非特别必需，要求一切从简，平常都是自个儿在屋里用饭。同时，她还减了一大半侍女，只留下幼蓝一人能随意出入她的屋子，她的衣裳数量也大大减少了。

而她从前进宫见到的刘子业，除了刚刚退朝时，一般都穿常服，但今天傍晚的刘子业却大不相同，楚玉刚步入华林园竹林堂，便瞧见他身上的衣衫出乎意料的庄重。

几乎没见过刘子业这副打扮，现在并非才退朝回来，居然穿得如此庄重，究竟为何？楚玉虽感奇怪，却也不便开口询问，因为她与刘子业之间已不是从前那样可以随意说话的了。

天气寒冷，刘子业坐在竹林堂主殿内的首座上，他身下垫着足有三寸高的锦垫，肩膀上披了件厚厚的黑色毛皮大氅，衬得他的脸色十分苍白，他狭长的眼角微微发红，看上去像是没怎么睡好。

见到楚玉，刘子业挥退在一旁服侍的宫人，竹林堂大殿内便只剩下这对血缘意义上的姐弟。楚玉看着刘子业，也不知道这时候该说些什么好，但也不想上前去行礼，便就那么站着。

刘子业的神情有些古怪，眼中流露出来仿佛想要说些什么的意味，只见嘴唇动一下，却什么也没说。

虽然小皇帝穿着庄重，但很快就没了坐相，只见他两腿并拢，屈在身前，微微弓身，手肘支在身前的长案上，十指绞缠，不安分地扭来扭去，眼眸垂敛，时不时飞快地瞥一眼楚玉。

刘子业既然愿意这么耗着，楚玉也乐意陪着他耗。她眼观鼻，鼻观心，脸上一派沉静，心思却早已飞到了宫外，暗暗希望桓远他们最好能快些走。她人在宫中，能分散走何戢的一部分注意力，那边逃走也应方便一些。

正胡思乱想着，楚玉渐感寒气渗透衣衫，冰冰凉凉地钻进骨头里，忍不住瑟缩了一下肩膀。她来时匆忙，衣衫稍嫌单薄，马车上有暖炉，但下了马车进了宫门，再走这一路，身上的热气早已散去，再在这空寂宽大的殿内久站不动，全身都凉透了。

刘子业再抬头时，正好瞧见楚玉瑟缩的动作。见她冻着了，他一下子什么都忘了，慌忙站起来，抬脚跨过桌案，三两步来到楚玉的面前，脱下大氅披在楚玉身上，嘴里一迭声地抱怨：“阿姐你怎么穿得这么少？真是的，冻坏了怎么办？”

他絮絮叨叨地抱怨了好一会儿，才想起他们正在冷战，手上动作陡然停下，拿着大氅不知该放手让楚玉披着，还是板起脸拿回去。

只不过，现在拿回去，也不能抹杀他方才的动作。

低下头扁了扁嘴唇，刘子业还是轻轻地给楚玉披上了大氅，十分笨拙地帮她拉好领子。

刘子业显然不曾伺候过谁，手上没轻没重的，他怕领口系得不严让冷风灌进来，便用力地系紧，勒得楚玉险些喘不过气来。发现楚玉不舒服，他又赶忙拉开，看着不够严实，忍不住又紧了紧……

如此反复几次，楚玉给他折腾得直翻白眼，若不是清楚地瞧见刘子业脸上的焦急神色，她几乎以为他想勒死她。忍了一会儿，见刘子业还折腾着，楚玉叹了口气，抬手一把抓住刘子业的手，说：“算了。”

刘子业悻悻然地放开手，正要唤人进来代劳，楚玉一摆手要自己动手。毛皮大氅是从刘子业身上脱下来的，里层都被他的体温焐热，楚玉穿上后，感觉很温暖，这温暖是从刘子业身上传递过来的。

楚玉看着刘子业，见这个少年瘦削的脸苍白，眼睛红红的，对上她的目光时，还感觉有些不知所措，便立即移开视线，楚玉在心里叹息一声，低声道：“子业，多谢。”她没有如往常一样称他陛下，而是直接叫了他的名字。

刘子业扁了扁嘴，眼光闪着欲哭不能的样子。他一把拉住楚玉的手，只觉入手冰凉，便拉过来放在他自己的手掌中来回摩挲着。好一会儿，他才低下头道：“阿姐，你不要生我的气了，好不好？”

他这么低声下气地求和，楚玉闻言又一叹，道：“我怎么敢生你的气？”真是笑话，她有什么资格跟他怄气？生杀予夺的权力从来都掌握在他的手上。

刘子业闻之，眼睛更红，他又低又快地道：“骗人！你眼下便是在怨我！”等了一会

儿，等不到楚玉安抚他的声音，他心中更为委屈难过：我是皇帝啊，阿姐就不肯说些好听的话哄哄我吗？

分明是阿姐的错，她怎么可以想着离开他，躲到别处去呢？

楚玉又是好气又是好笑，简直不知道该说他什么好。过了一会儿，她慢慢将手从他掌中抽出来，犹豫片刻才拍拍他的肩膀，轻声道：“从前的事，就当作不曾发生吧，别再提了。”

横竖她马上便要离开，便顺着一会儿他的意思吧，横竖她也没办法为死去的人报仇，这时候跟他怄气很没意义。

心里如此想着，楚玉脸上也现出一些笑意来，“今天你寻我来，可是有什么事？”

刘子业见楚玉终于松口，苍白的脸颊上现出喜悦的红晕，笑了好一会儿才想起来道：“我心中想念阿姐，倒是没什么事。对了，待会儿阿姐要不要留下来？近几日宫中闹鬼，我打算在竹林堂做一场法事，驱鬼。”他穿得这么庄重，也是为了这个。

——帝于华林园竹林堂射鬼。

楚玉心中猛地一惊，脑海中现出早已经背熟了的、事关她生死存亡的一段话。眼看着刘子业就要叫人进来，楚玉做了个阻拦的手势，问道：“陛下，宗越将军呢？”虽然她非常不喜欢宗越的阴狠毒辣，但这人至少确定是对刘子业忠诚的。

刘子业想了想，道：“哦，近日有人谋反，我让宗将军和其他几位将军出城检阅军队去了，过些日子朕要御驾亲征。”他的口气轻描淡写，完全没将谋反那人放在眼里。

——唯有直裰将军宗越、谭金、童太一等数人为其腹心……是夕，越等并外宿。

楚玉微微睁大眼睛，又想起一事，问道：“那，干林呢？”越捷飞和天如镜的师兄、保护刘子业的贴身影子，他在不在？

刘子业不以为意地道：“他今日向我告假，一个时辰前已离开皇宫，阿姐找他们有事？”

楚玉下意识地摇了摇头，接着便看见刘子业唤人进来，做各种举办法事的摆设。楚玉若有所悟，她全身僵硬，几乎动弹不得。

——佃夫、道儿因结寿寂之等殒废帝于后堂，十一月二十九日夜也。

今天是十一月二十七日。

可是她记得，那段记载中的日期是十一月二十九日。

居然提前了两日，是发生了什么偏差吗？

眼看着竹林堂里里外外画好了驱鬼用的幡，幡上画着楚玉看不懂的鬼画符，不一会儿，太监华愿儿入内禀告，说是巫师已经集齐，正与天如镜一道在外等候。

天如镜也在？！

楚玉的面色越发不好看，仔细一想，时间问题反倒不是主要的，只不过是数字上的差别而已。重要的是，往常保护刘子业安全的人，都已经不在他身边，留下来的只是一些普通的侍从，周围的防卫格外薄弱，而天如镜竟然又在巫师之中，难道这件事是他一手策划的？

楚玉与刘子业一道走出竹林堂，此时已经入夜，竹林堂外的竹林黑漆漆的，虽然林外挂起了灯笼，却照不太远，光摇摇晃晃地打在竹枝竹叶上，地面上的影子交错闪动，好像鬼影憧憧，更让人觉得阴森鬼魅。

楚玉一眼便看到了巫师群中的天如镜，比起那群穿着华丽服装的巫师，天如镜一身紫色衣裳，看上去极为素净。

楚玉跟刘子业说了一声“暂时少陪”，便径直朝天如镜走去，拉住他的袖子就将他扯到一边去，“这是不是你弄出来的？”

天如镜定定地看着她，不说话，他的脸色有些苍白，因瘦削而衬得更大的眼睛里，一双眼眸宛如一泓清亮的秋水，每一个波光晃动，都欲说还休。

见天如镜迟迟不答，楚玉有些恼怒，咬了咬牙，道：“今日是二十七日，史书上记载应该是二十九日，你把这个时日提前，就不怕违反你的天书吗？”

这回，天如镜终于开了口：“我也不知为何会错开两日，这并非我一手安排得了的。”

或是天意本如此。

楚玉闻言一怔，忍不住追问一句：“真的？”

天如镜淡淡地道：“这个时候，我骗你作甚？”

两人远离了众人，在竹林里低声说话，冷硬的泥土上挨着竹根处还残留着些许未融的残雪，莹白的雪反射着星星的微光，在竹林夜色之下，显得格外静谧美丽，天如镜苍白的脸色，也蒙上了一层如梦如雾的光晕。

楚玉沉默了一会儿，道：“倘若我现在便告知陛下，他或许就不会死。”现在立即让刘子业加强防卫，到安全的地方去，将三王处死，等等……改变历史的机会就在眼前，扭

转乾坤的机会就在眼前。

方才刘子业给她披上衣服，别别扭扭地讨好她时，立即勾起了楚玉心底的些许温情。她做不到坐视刘子业的死，纵然刘子业有千万般不好，可他依然是楚玉这具身体的弟弟，且对她极为厚待。楚玉本打算一走了之，可是事到临头，却又不由得不忍心。

天如镜依旧面无表情，他有些木然地道：“随你。”他已经不敢去审视现在的局势与天书上记载的有多少偏离。自从他背叛了自己的信念救了容止后，他便无时无刻不处在心灵的自我折磨中，以至于虽然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调养，他反而比那时饿了三天离开公主府时更瘦了一圈。

楚玉叹了口气，扭转头回去，朝刘子业走去。此时刘子业一身玄衣，衣衫上绣着华丽的暗纹，神情端肃，看起来也有几分庄重的味道。他的左右站着华愿儿和玄安两个太监，一个捧着一把桃木弓，一个捧着一袋棘枝箭，桃弓棘矢都有能抵御不祥的传闻，能驱邪避凶，用桃木弓射出棘枝箭，射中鬼魂，便是这场驱鬼法事的重头戏了。

楚玉从前就拿鬼故事吓唬过刘子业，这时候自然不会反口说世上本没有鬼，只是上前询问：“陛下怎么会想要驱鬼呢？”她还是不相信天如镜所言，想从刘子业这里套套口风：这场法事是不是天如镜主使的？

刘子业踟躅了一会儿，想想就是现在不说，楚玉待会儿也会知道的，便慢吞吞地说了。刘子业虽然性情暴戾，但是，他怕鬼。这几日来，他为噩梦所扰，好像看到被自己杀死的粉黛以及那个像粉黛的宫女回来找他索命，惊得他魂不附体，便想出来举办法事驱鬼这一招。

他原本也没怎么把杀个把人放在心上，说起来也渐渐忘了顾忌，却没注意到楚玉一下子变得古怪的神情以及瞬间转为冷漠的目光。

是了，楚玉冷冷地看着刘子业，在心里静静地想着：是了，她怎么忘记了，虽然在她面前的刘子业是体贴的好弟弟，可是对别人来说，这少年却是个暴虐的皇帝。

他杀了那四个无辜的孩子，杀了墨香，害死了粉黛，也间接害死了她手下一百多号人。那么多的鲜血，他怎么还得清？

他只不过对她好一些，她难道就忘记了那些无辜死去的人了吗？楚玉静静地看着他，方才微微热起来的心口，一下子变得冰凉。

刘子业指挥巫师们开始作法，天如镜此时走过来，站在刘子业的身旁，楚玉张了几次口，最终还是没有发出声音，她便向刘子业告辞，“陛下，我身子有些不适，想提前回府休息。”

一听楚玉不舒服，刘子业也顾不上什么驱鬼了，张口便要吩咐人传唤御医，楚玉连忙阻止，再三保证自己只是觉得有些冷，回去睡一觉便会没事了。

“阿姐。”才走出两步，楚玉被刘子业叫住。

她转过身，见少年皇帝发红的眼睛里满是忧虑，“阿姐，你今后都不要离开我了，好不好？”

楚玉一愣，随即有口无心地道：“好的，不离开，再也不离开了。”

“不骗我？”

“嗯，不骗你。”声音听起来斩钉截铁。

得到楚玉的保证，刘子业松了口气，又安心地坐下来看人驱鬼。楚玉没让刘子业派人送她，自个儿孤独地走在皇宫里，身上还披着刘子业的毛皮大氅，走着走着，薄薄的雪片自天空稀稀落落地飘了下来。

很快便走到接近宫门的地方，在走出一个转角前，楚玉听得何戢的喝声，“什么人？”她吓了一跳，下意识地停下脚步，侧耳倾听，才明白何戢这话并不是对她说的。

第一百零二章 漏网的大鱼

何戡喝问出声后，声调陡然一转，叫出那人的名字：“姜产之？！”

——太宗与左右阮佃夫、王道隆、李道儿密结帝左右寿寂之、姜产之等十一人，谋共废帝。

楚玉听到这个名字，猛地屏住呼吸。

她在第二重宫门边上，何戡正在宫墙后不远处等着她，两人一墙之隔，直线距离不过三四丈而已。原本守在这一重宫门的守卫，则正偷懒与何戡带来的士兵闲聊。

依史书所言，刘彧的部下勾结了刘子业的近臣——寿寂之与姜产之。这二人一人是执掌帝王官职的官员，谓主衣；另一人是禁军的细铠主。楚玉方才问过刘子业，得知主衣寿寂之便在宫中，姜产之今日正好休假。

这也是让楚玉有点疑虑的原因，怀疑这一遭是否便是历史记载中的那场法事，然而，现在听到何戡叫出那人的名字，她便完全确信了。

何戡叫住姜产之，与他闲聊几句，便让他与禁军随从进得宫来。楚玉听脚步声，知姜产之朝她所在的方向走来，便下意识地后退，退到身后一棵大树的阴影里。

方站定，楚玉才想起自己没必要这么心虚，就算姜产之是来杀刘子业的，但在他目的达到之前，多半不会动她，以免打草惊蛇，功亏一篑。

但是，这个时候她已经退后了，不方便再走出来。楚玉立在树后，便见姜产之带着七八个人朝皇宫内走去，几人的脚步很沉，步伐一致，零星的冰冷雪花落在他们身上，更

添了几分肃杀之意。

楚玉看着他们，忽然有些后悔，甚至想现在便赶回去提醒刘子业要小心，可眼前一闪而过墨香死前的眼神，她又强迫自己硬起心肠，不作理会。

一直等姜产之等人走远，楚玉才静静地舒一口气，正想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走出来，这时候，又听到宫墙后两人的脚步声渐近，而后停了下来，一个刻意压低的声音传来，“驸马，方才那姜产之……我见他怀中仿佛藏有硬物，恐怕要图谋不轨。”

何戡冷哼一声，放低音量道：“我何尝不知，那姜产之身后几人并非他的同僚，只怕是欲行谋反，他既然要反，便看着他反吧，我为何要阻拦？！”

两人的说话声虽然压得很低，但还是让墙后的楚玉听了个分明。

楚玉猛地咬住嘴唇，不让惊呼声逸出口来。

何戡继续道：“陛下今日召见那女子，怕是要与她重新修好，待她得势之后，焉有我的好日子过？那姜产之若能成事，对我而言是再好不过，若不能成，也怪不到我身上。”面前这人是他何家心腹，因而何戡也不怕说与他听。

一言以蔽之，他就打算当那墙头草，顺着风吹倒，姜产之身怀利刃，带身份不明之人入宫，他也只当没看到。

何戡话才说完没多久，听到墙后传来一声沉闷的折木声，心中大惊，连忙绕过宫墙，却见自己深深憎恨的女子神情怔忡地站在宫门边的树下，脚下正是一截断裂的干枯树枝。

楚玉看到何戡，心也是沉到了底，她方才听何戡语意不善，想找个地方躲起来，不料才迈出一步，就不慎踩到地面上一段干枯的树枝。

她心中叫苦，也不等何戡有什么反应，毫不迟疑地转身就跑。

这个时候说什么都是多余的，她要是还站在原地，那就是等着何戡杀人灭口。楚玉不太清楚何戡的武功如何，但一个健壮的大男人杀她一个弱女子还是很容易的。

何戡见楚玉转头跑了，先是犹豫了一下，随即便明白过来大事不妙。倘若楚玉现在跑回去找刘子业告密，且刘子业也逃过了姜产之那一劫，就该换成他倒霉了。

何戡一时间竟然不知是先追楚玉，还是干脆带着人马闯进皇宫去，犹豫片刻，最后还是没叫人，便朝楚玉追去。在潜意识里，他还是不想闹出太大动静，更不想亲手弑君。

楚玉没有出声求救，她始终不能确定刘子业是否死了，倘若惊动太多人，就算她逃脱了何戡的追杀，也逃不过谋反者的屠戮。

能一个人静悄悄地离开是最好不过的。楚玉毕竟是女子，天生体力弱，才跑了一段路，便听到身后何戡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两人先后到了宫中最为冷清的地方，夜色下名为夫妻的一男一女，一追一逃，冰冷的雪花落在两人身上，见证这段扭曲的婚姻最后的生与

死的挣扎。

楚玉一咬牙关，猛地转过身来，抬起手腕，扣动机簧。

何戟距离楚玉只剩下五六步远，正要追过来，却听见空气中刺刺两声锐响，好像有什么擦过脚边射在地面上，同时腿上传来剧痛。

楚玉射出两支暗藏的袖箭，其中一支射得偏了，贴着何戟的鞋边插在地上，另一支也偏了，好在没偏太远，射中了何戟的大腿。

一箭失败，一箭奏效，楚玉既未失望，也不欢喜，立即转过身去，一言不发地逃去。

何戟身为驸马，家中也是士族，何曾受过这样的伤，楚玉虽然一箭没射死他，却也让他一时间痛得蹲在地上没法动弹，只能眼睁睁看着楚玉跑远。

何戟的心腹在不久后便带着几个人追上来，将何戟扶了起来。草草止了血，何戟咬牙切齿地道：“给我追！”

楚玉逃到的地方是永训宫附近，这里曾是刘子业生母王太后的住处，在太后病死之后，刘子业害怕太后的鬼魂，便命人不得接近此处。

她气喘吁吁地闯入永训宫内，很快又听到后方追来的脚步声，听上去足有六七人，但她所携袖箭不过八支，加上她的技术不太好，就算射出去，也不一定能射中。

楚玉躲躲藏藏的，然而对方毕竟人数较多，且都是军人出身，搜索起来很有一套，最后她还是在太后生前的卧房内，被一人堵住逃亡的路。

楚玉靠着墙，注视着站在门口的黑影，屋内没有灯，她看不清楚对方的脸，也看不清楚对方凶狠的神情，她只是慢慢地坐下，坐在太后死去的这张床上，双手按着床沿。

那人追上楚玉，暗暗松了口气，心想总算对何戟有了个交代，但是他却惊讶地看见，楚玉的身体忽然翻倒，伴随着铁索铰链的响声，床面忽然下陷，露了一个巨大的方形洞口来，只见楚玉身体后仰，一下便跌入那洞里去了。

华林园内，巫师们的仪式已毕，召出鬼来，指点着刘子业张起桃木弓朝虚空中射去，连射了十数下，巫师便称鬼已经被射死了。

刘子业大喜，悬着的心终于放下，命人奏乐。

而这个时候，在竹林边上的人群里，却投来饱含杀意的阴郁目光。

天如镜就站在刘子业身旁不远处，他目光如水，宛如明月清辉，等待着应该发生的事情发生。

之后的事情很简单了。

——寿寂之怀刀直入，姜产之为副。

姜产之带来的人暂时牵制住了刘子业的侍从。

天如镜静静地望着天空，雪花落在他紫色的衣衫上，分外寂寥冷清。

一片混乱中，刘子业逃入了竹林堂，他身后跟随着太监华愿儿和玄安，寿寂之紧随在他们身后，执刀追逐不舍，四人闯入后堂，刘子业返身张弓搭箭，一箭射空。

寿寂之手腕微侧，黑暗里刀光一闪。

此刻，亥时过去，子时方至。

宗越带着一队士兵，快马轻骑往回赶，他先前得到消息飞报，是说近侧有人欲行刺陛下。

纵然刘子业暴虐无道，但对宗越而言，却是个再大方不过的君主，他不希望刘子业就这样死去，所以他一得到消息，便挑了军中最快的马匹和两百名勇猛的骑兵，跟他一道往回赶。

才入城不久，穿过街巷的疾奔途中，宗越却瞥见一个人。此人身穿翠绿色的衣裳，怀里抱着一个鼓鼓的蓝色小包裹，在一条无人的巷子里快步走着，娇艳的脸上满布不安的神色。

宗越是见过此人的，因为山阴公主曾带他出游过，但此人这时候为何鬼鬼祟祟地出现在此地呢？难道他不该安分地留在公主府中吗？

心中疑窦大起，宗越下令暂停，独自打马过去，一只大手伸出去，单手揪住了柳色，将他整个人提了起来——就像当初提起墨香那样。

包裹掉在地上，里面滚出来一些珠宝金银。

柳色对上宗越的目光，登时吓得魂不附体。宗越眯了眯眼睛，那眼光如刀般锐利，欣赏了一会儿柳色瑟瑟发抖的情态，才以一种阴狠的、好像猫戏弄老鼠般的声音道：“你怎会在这里？”

此时，正是亥时过半。

“公主呢？”

桓远等人出城之后，在城外五里寻着了久候的花错，花错小心接过阿蛮背上背负着的容止，扫了一眼后却发现少了两人。

除了桓远、阿蛮、流桑等人，还有幼蓝和几名信得过的侍从同行，却少了逃亡行动的核心——楚玉，另一人倒是不值一提了。

将容止抱上早已经准备好的马车，让他躺在柔软的锦垫上，再为他盖上厚实的被子，花错才回过身来再看一眼，确定没看到楚玉和柳色时，才转向桓远又一次询问。

桓远目光微黯，简单地说了楚玉的交代，取出信来给花错，又顿了顿，苦笑一下，“至于柳色……他约莫是私逃了。”

发现柳色私逃后，桓远并没派人去找，而是按照原定计划，与其他人一道与花错会合。柳色的去向他并不怎么关心，人各有志，如今公主府已经不能给予他想要的，走便走了，没有必要为了他而费心，想必公主也不会为了这点小事烦恼，桓远心里默默地想。但是就连他自己也没发现，对于楚玉身边异性的减少，他表现出了一种乐见其成的态度。

桓远让流桑和随行的幼蓝暂时休息一下。花错走开两步，撕开信封口，抽出信纸来，草草浏览一番，片刻后，他的面色陡变。

楚玉在信中已经写明，说是务必先请花错骗得桓远远离建康城，能骗多远便骗多远，倘若二十九日后不见她与他们会合，也不必以她为念，直接下药，药翻桓远等人，把他们远远地带走，最好走到天高皇帝远的地方。

虽然楚玉并未明说，可花错却从信中感觉到她字里行间蕴含的诀别之意，好像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即将发生，那件事是她预先知道的，却无法回避。

花错在一旁拿着信沉默太久，引起了桓远的怀疑。他吩咐完侍从后，便走过来问道：“公主信上写了什么？”

不能让他知道。

花错合上信，淡淡地道：“没事，公主叫我照顾你们。”这话倒也没说谎，楚玉确实是有请花错暂时照拂大家的意思。以桓远的智慧和手段，想独自活下来并不算难事，楚玉只怕他担忧她的安危回到建康这处险地。

花错虽然也想返回一探，事到如今，他对楚玉的恶感已经消失得差不多了，但是他不可能放下容止，在他心里，还是容止更为重要些。

虽然花错反应十分迅速，但是他面上晃过的迟疑却没有躲过桓远的目光，桓远猛然想起前阵子，楚玉下药放倒天如镜之前，也曾对他说过一番诀别的话，难道……

他越想越不安，便试探道：“可否让我看看公主的信？”

花错这回应得干脆，“好。”他说着便将信纸递了过去。

见花错如此爽快，桓远反倒疑心自己猜错了，然而，花错的手伸到他面前后却未停下，只见伸过来的手飞快地抬起来，横里在他的颈侧一切……

阿蛮正偏头跟流桑说话，几个侍从也在做出发前的准备，没人留意这一瞬间花错的动作。

单手接住倒下的桓远，花错佯作惊讶地叫道：“桓远，你怎么了？”声音惊动流桑等